

三史資料

第 一 期

内部資料 注意保存

李 仲 鈴

四川省宜賓縣“三史”資料編輯室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编 者 的 话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一周年之际，宜宾县《三史资料》（第一期）同大家见面了。

《三史资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刊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我们搜集整理党史、文史、地方史（县志）资料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我们办好《三史资料》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就是说，《三史资料》在新的历史时期创刊，它必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史资料》担负的任务是繁重的。我县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不少，革命史料丰富。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中，就有关于现今宜宾地区最早的主人——僰（濮）族的记载，此后沧海桑田，记述久远。而在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我县人民为祖国的新生、民族的兴旺更进行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奋斗。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三史资料》就是要通过发动群众，广征博采，搜集整理，把历史的丰富生活和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以期古为今用。通过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还可以对过去的史料进行核实订正，帮助探讨文献的真伪。《三史资料》所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

《三史资料》是反映我县党史、文史、地方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进展情况，交流经验，促进“三史”工作开展的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它所载的仅仅是资料，所以，凡有关宜宾县“三史”方面的稿件，不论篇幅长短，体例格式，不论个人或集体撰写的，不论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一概欢迎。对同一史实，各述不一的，也可多说并存。由于人力有限，凡来稿未采用者，恕不退还。如经采用，酌致薄酬。来稿请用稿笺缮写清楚，并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或单位），以便联系。发表时署名听便。

本刊欢迎读者对所载文稿补充订正，以让史料更臻完善翔实，更好地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鉴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三史资料》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目 录

编 者 的 话

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 隗瀛涛 林寿荣 (1)

叙 府 的 起 义

——节选自《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

..... 熊克武 (6)

叙 府 之 役

——节选自《同盟会在四川的几次武装起义》

..... 陈绍伯 (7)

叙州府独立和滇军侵占川南..... 赖建侯 (8)

护国军叙府之战..... 金汉鼎 (11)

宜宾的护国之役..... 熊瑞文 (14)

四川宜宾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初期斗争情况..... 陈 林 (16)

大塔农民暴动..... 傅培钊 (23)

我所知道的观音乡平米价事件..... 李明元 (31)

一九四五年宜宾大刀会进攻县城的前因后果..... 刘学超 (33)

黎明前的战斗

——记观音地下党迎接解放的斗争片断

..... 胡登元整理 (40)

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

隗瀛涛 林寿荣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间，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四川进行过英勇的战斗，表现了“革命军队的高度坚韧性”。这支太平军虽然最终在大渡河南岸一败涂地，惨遭覆灭，但是，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和地方封建势力，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鼓舞了川、滇、黔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其英雄事迹，至今仍在四川人民中间流传。

太平军在四川的悲壮历程，是太平天国史事中重要的一部分，曾经引起许多太平天国史研究者的注意。但在迄今为止的有关著述中，关于这段史实都是语焉不详的。为了对这一段史实作一些补充，本文主要根据四川的地方志书，参考清朝官书和奏稿，以及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整理成文，以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们参考、指正。

一、太平军的入川与抢渡长江天堑的战斗

……。

一八六二年五月中旬，太平军主力从贵州仁怀由山径突入四川叙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叙永城。十九日，石达开部将瑞天豫、傅廷佐等发告《告叙永城人民谕》，宣传太平天国的革命宗旨：

“我真圣主天王，起义粤西，建都江南，金陵定鼎，创亿万~~年~~有道之基；铁甲平胡，吐二百载不平云气，无非欲斯民革夷狄之面目，复中国之规模，而重兴汉室于维新也。”

重申太平军严明的纪律：

“本大臣恭膺简命，暨奉翼王五千岁瑞命，统率~~貔貅~~，剿抚各省。铜关铁卡，势同破竹摧枯；猛将虎臣，游遍九州万国。抑强扶弱，法令不私于秋毫；除暴安民，爱惠直同于冬日。只为誓灭胡虏，岂肯扰害百姓。”

号召叙永百姓各安其业，支持太平军；

“由是耕者耕而读者读，毋客迁而远遁，商者商而贾者贾，尽可乐业以如常。”

(29)

太平军在宣传群众的同时，捣毁了叙永的反动统治机构，将文卷尽行焚毁。以致地主分子惊嚎：“文案卷宗，拉杂摧烧，鲜有孑遗，亦已酷矣！” (30)

此时，李永和、卯德兴所部义军正驻守叙府(今宜宾)八角寨，被湘军胡中和部攻击甚急。他们得知太平军进军叙永，立即修书致石达开，要求合兵抗清，并拟至叙永等处迎接。此书被傅廷佐所得。因石达开尚未到达叙永，傅廷佐不能立即决定两支农民义军的联合问题，于五月十九日复信，要求李永和部：

“照旧驻扎等待，容俟翼王驾临之后，兄自当与弟面酌一切军机，以便定妥行为。” (31)

但是，石达开屡次觅渡不成，李、兰义军孤立无援，不久就失败了。这两支革命洪流始终未能在四川会合。

石达开部入川时，正是四川阶级矛盾尖锐，人民斗争高涨的时期。太平军入川后，“川中豪杰闻风来归者云集”。 (32) 一八六一年冬天，南溪张四皇帝起义反清，率众活动在江安、兴文一带。(33) 太天军进占叙永后，张四皇帝立即围攻江安，准备响应太平军抢渡长江。五月二十六日，张四皇帝得知太平军向兴文移动，迅速攻克兴文县城，“烧杀官衙，打破监卡，吼闹一翻，劫取众犯”，并将“文武官僚，尽行屠杀”。(34) 五月二十八日，赖裕新部进抵兴文，两军胜利会师。次日石达开主力入兴文，沿途“旌旗蔽日，人马喧天”。六月一日，两军围攻长宁，并以开挖地道，施放地雷的战术，一举攻克长宁城。这时，另一支义军约二万人，在何金龙率领下，由云南入川，进至筠连、高县、珙县一带。太平军攻克长宁时，何金龙率众前往会师。三支义军合在一起，使太平军军威大振。他们以长宁、兴文为中心，转战于珙县、高县、庆符、古宋、叙永境内，威逼叙府，骆秉章急调刘岳昭、唐友耕、唐炯等军进行反扑。六月十八日，太平军三万余人与清军在庆符县巡检寺激战失利，翻山越涧，退回长宁。次日，进袭曹村口、竹洞水等地与唐友耕、唐炯部激战，“分路迭进，层层包围，唐友耕胜受矛伤，右膝复被石击”。(35) 七月七、八两日，李福猷部猛攻清总兵熊焕章，皆先胜后败。在清军三路进攻下，太平军于十二月放弃长宁，主力向叙永、兴文、古宋一带转移。李福猷部于三十日进围合江，大败刘岳昭等军于先市场，斩清付将姚美伦。

八月十五日，李福猷部被湘军、川军击败，经江津、綦江走贵州仁怀厅，石达开抢渡长江的斗争再次失败。

二、横江大战

一八六二年十月，石达开部主力，由綦江南下贵州，大败当地地主武装。在太平军的打击下，“练日遽先奔，团丁谁再招”。（36）攻桐梓，围遵义，皆不下。再经仁怀、黔西，走大定、毕节，围攻郎岱城，乘虚由黔西突入云南镇雄州。在太平军的鼓舞下，川、滇、黔人民闻风而起，贵州苗民、云南回民纷纷开展斗争。

“至黔省苗教各匪，尤难数计，在在皆与川界毗连，而滇省回众，情既叵测，且土匪此聚彼散，飘忽靡常。”（37）

石达开在一八六二年转战川、滇、黔时，曾以“真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的名义，发布《募兵训谕》，号召贫苦民众和地方起义力量踊跃加入太平军。《募兵训谕》写道：

“缘本主将匡扶真主，诛满夷之潜窃，整中夏之纲常；解士庶之倒悬，拯英雄之困顿。志士抱不平，均愿讲武；穷力原无告，其乐从戎。……又有替人佣工，终衣食之莫给；抑或微本贸易，获利息之几何？然与其贫居拮据于草野，曷若投军报效于王朝。……现今处处均有聚义，可惜徒为乌合；人人皆欲奋兴，堪怜未遇龙飞。本主将大开军门，广罗武士。收纳不拘千万，招募无论什伯。先教以止齐之节，复列于戎行之间。待之如同手足，用之以作干城。……”（38）

于是，太平军得到了大量的补充，人数又增到十万余。骆秉章奏称：

“（太平军）由黔西串入云南镇雄地方，该处无兵团扼堵，且土匪散练，随在皆是，该逆得以裹胁，其势复张。”

“石逆所过地方，不惟无人阻截，而散练游匪，随处响应，裹胁众至十来万，贼势倍于前。”（39）

川、滇、黔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和对太平军的拥护与支持，是石达开部太平军在这一地区屡仆屡起，坚持战斗的源泉。这也表明，太平军在这一地区始终举起太平天国的革命旗帜，坚持了反封建势力的斗争方向而为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川、滇、黔人民对太平军真有众星捧月、万川归海之势。

石达开虽多次受挫，但并未因之丧气而放弃入川。一八六二年十一月五日，石达开由镇雄兵分五路，长途奔袭，连克筠连、高县城，活捉高县知县丁良俊，前锋直指叙府。十一月二十六日，太平军主力放弃高县，挥师北上叙府横江镇（横江由云南大观厅流入川境，自南而北至安边与金沙江会合），夹横江而列营垒，造船编筏，锐意抢渡金沙江，占领川南重镇叙府。李福猷部则在滇境副官村，十二月出云南昭通入川，经高县，向横江进军。

“横江左右，聚集悍党数万，夹河为垒，环筑木城土卡，中搭浮桥以通往来。石逆拥众自据双龙场，以为后应，而附近之捧印村、张窝，皆遍扎贼垒。”（40）

“连日制造军火器械铅弹，煎熬硝磺配成火药，决心抢渡。……其号衣旗帜，均充楚勇名号。”（41）

这时，清统治者深虑石达开“伙党日众，匪势日炽”，惊呼：“使该逆得渡金沙江，则富、荣、犍、乐盐场之区先被蹂躏，大局何堪设想。”（42）因之，一面派兵镇压起义于云南而又逼近川南的姚会首，一面对雷波、屏山的少数民族实行收买土司，“妥为驾驶，示之以威，抚之以恩”的反动政策，防止其“别滋事端”。（43）与此同时，加紧叙府一带的布防，调总兵唐友耕、熊焕章、叙州营都司徐步云扼守金沙江沿岸。督办云南军务张亮基派参将杨发贵等各带兵勇并纠集屏山等县团练，自安边至屏山以上堵截，以防太平军由上流渡金沙江。刘岳昭、胡中和、肖庆高、何胜必等率湘军主力集中横江地区，正面阻击，企图凭金沙江天险，将太平军消灭在南岸。一时之间，横江上空，战云密布，敌我主力决战，迫在眉睫。

一八六三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一月八日，太平军分三路猛攻胡中和部，并先后与肖庆高、何胜必、刘岳昭等部激烈厮杀二十余日，太平军出示激励将士：

“誓必渡此金河，凡有能水战者，即到统兵大将处报名。果能得渡大河，所有同过浮桥之人，准予每张封条抽取银十两，以饷水师，兵士之有功者，饷军功检点职衔，功高者饷侯爵。”（44）

一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据双龙场、横江镇，猛击清军，“炮石雨下”，清军“多有损伤”，正值两军酣战之际，

“刘岳昭探知贼中伪检点郭集益，伪承宣冯百年与其党不睦，有投诚之意，乃草檄交守备刘节高等潜入贼营，谕令倒戈相向，以为自赎之地。郭集益、冯百年歃血献书，愿为内应。刘节高密谕听我号炮，即举火焚巢。”（45）

同时，胡中和亦探得横江后山有小路可通太平军营垒。因此，从一月十三日起，肖庆高、何必胜分道并进，直抵横江。胡中和亦从横江后山小路破卡而入。太平军腹背受敌，英勇奋战，三、四万人“伏墙死拒”，有的太平军为了掩护大队撤退，顽强战斗，“铅丸将尽，继以锅铁碎石轰击”，前仆后继达三小时之久，使清军“带伤者不少”。唐友耕左肩右腹中枪伤，侥幸未死。清将胡万甫、涂镇南、胡得元、胡东山、秦龙麟等皆成了太平军刀下之鬼。太平军坚持战斗至弹尽粮绝，被迫撤出横江，退入云南。

横江大战是太平军在四川的一场关键性战役，相持两月余。骆秉章奏称，太平军牺牲三万五千多人，被俘二千多人，其中检点、旅师等将领达五十余名之多。这些数字虽有夸张，但太平军损失重大确是事实。经过这次战斗，太平军失去了许多久经锻炼的精锐老战士和能征善战的将领，进一步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使之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

注：

(29)(31) 傅廷佐等《告叙永城人民谕》、《太平天国瑞天豫傅廷佐致李短鞬、兰大顺书》，见《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1943年11月

(30) 《续修叙永永宁厅县合志》卷十八《武事》

(32)(46) 罗筑纲：《太平天国史稿》列传第四《石达开》

(33) 《古宋县志初稿兵事》

(34) 《兴文县志》卷三十六《事纪·杨如松笔记一则》

(35) 《骆秉章奏稿》卷四第70、21、42页

(36) 《咸同贵州军事史》第二编下，第四十七章《肖光远纪事诗》

(37) 《骆秉章奏稿》卷六第38、30、41、44页

(38) 见《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

(39)(40)(42)(45) 《骆秉章奏稿》卷五第42、82、69、84页

(44) 《佚名日记》，见近代史资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

骆秉章，清朝湖南巡抚，一八六一年八月，当太平军第一次入川后，清朝急令骆秉章率湘军刘岳昭、黄淳熙二军入川镇压太平军。不久，任骆为四川总督。

(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叙府的起义

——节选自《辛亥前我参加的四川几次武装起义》

熊克武

丁未（一九〇七年）十月，在十天之中，江安、泸州和成都连续两次起义失败，党人并不气馁，且紧图再举。

叙府为响应泸州、成都，在谢奉琦、刘永年、杨世尊主持下，已有相当准备：如屏山和嘉定的巡防军已由徐岱中、杨世尊和黄农江分别接洽妥当；隆昌云顶寨有洋抬枪（四川兵工厂造大步枪，需二人抬之，同志取名为洋抬枪）数千支，经黄万里、薛瀚海、郑辉武联系，可以相助；并由谢奉琦、曾省斋联系好刘绍峰、詹树棠发动叙府、宜宾县堂勇起义。于是同志集议，定期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叙府再次发难，并推我和余英赴附近的井研、荣县、富顺等县，号召同志踊跃参加。预定起义这一天的傍晚，谢奉琦来告：消息泄漏了，刘绍峰、詹树棠已被知府宋联奎逮捕（后被杀害）。同志们多主慎重，以免无谓的牺牲。这次起义就这样半途而废。

叙府事败后，同盟会川省主盟人、叙府起义领导者谢奉琦同志，回自流井家乡暂住，叙府知府宋联奎收买叛徒汪蔚然诱捕奉琦解叙，英勇死难，同志均甚悲恻。奉琦的家人告我被捕经过说：“汪蔚然来到我家，说有要事见奉琦面谈。汪系同志，奉琦不疑有他，出予接待，并请他不要歇客栈，搬来我家住几天，以尽地主之谊。汪说不忙，我们先到外面谈谈，就一同上茶馆去了。等奉琦刚落坐，预先埋伏的便衣，就从奉琦背后横砍一刀，绑架而走。”同志们发现汪蔚然是个无耻的叛徒，急谋对付办法。大家认为，泸、叙不能外逃的同志很多，怕他再害别人，就先派人警告他：“你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余英、熊克武还在，决不会饶你，你能逃出他们的手掌心吗？”这个叛徒一听就偷跑了，同志们才放了心。辛亥革命成功后，探知汪蔚然躲在昆明，设法诱他回川，等他到泸州那一天，在码头上先设好谢奉琦烈士牌位，他上岸一看，心里已经明白，急忙跪在地下磕头，就抓住他杀了，为谢烈士报了仇。这个叛徒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

叙 府 之 役

——节选自《同盟会在四川的几次武装起义》

陈 绍 伯

在省党人遂密议于草堂寺。会议决定，仍由黎靖瀛担任成都方面起义事宜，熊克武担任叙府（今宜宾）方面，黄方担任泸州方面，我则与张惠风回井研，约集同志，待机出动。

草堂寺密议后，熊克武随出成都，即遣荣县朱海昆来井研，约集同志赴叙府。我县诸同志先已作好准备，得信即行，前后到达叙府者有吴慎五、陈绍伯、张惠风、曾济民、閔可庄、廖叔武、程洛川、廖俊明等。我们行抵犍为，见川省护理总督布告，得悉黎靖瀛等被捕并通缉余切，同志均大为愤恨，急速赶路，起义之心，更为迫切。到叙府后，分住城外走马街各小旅栈，我与吴慎五住一碗铺内，熊克武住金河（金沙江，当地呼为金河）对岸冯姓家（其人为叙府袍哥首领之一）。联络其间者为叙府袍哥刘老么（外号为刘偏靴）。接洽屏山与白花场的社会上有关方面和团队的为荣县谢伟甫（奉琦）。叙城内应者为廖树棠、刘绍峰等六人，其一人为隆昌薛云海之弟，当时咸呼之为薛老弟，不记其名，其余则已忘之矣。

我等到叙，系以为该城袍哥首领刘某做生为由，盖此等事当时尚未遭禁止，可借以掩护。熊克武每日近夜即过河来碗铺向同志报告消息和商议办法。时叙府府官为宋联奎，以“冬防”出巡边徼，已就地捕杀了一些被认为有革命嫌疑的人。我等住近十日，宋联奎回到叙城，情况更形恶化。当夜熊克武来碗铺说，据谢伟甫报告，屏山、白花场两地会众，因情况恶化，屡次愆期，现更不能来，须待明春。熊指出目前叙城风声颇紧，屏山、白花场会众既不能来，可离叙另谋，彼亦将到荣昌、隆昌活动。经大家商定后，于次晨即分头离叙。我等越日抵犍为，得报詹树棠等六人于我等离叙之夜业已被捕就义。捕詹等之次晨，又往逮熊克武，熊已脱去，其居停主人亦已被捕，下落不知。次年（一九〇八年）二月，谢伟甫被叛徒泸州人汪蔚然所卖，被捕就义于叙府。反正后，泸州党人捕杀汪蔚然。

（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

叙州府独立和滇軍侵占川南

赖建侯

叙州府独立

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五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屠杀请愿群众多人。八月二十四日，叙州府知府罗德甫又在叙州城内屠杀请愿民众十余人。自是民情愈愤，川东南西北全省各州县同志会遂改组为同志军。当时同志军力量较大的，川西方面，要算侯宝斋、孙泽沛、吴庆熙、张达三等；川南方面，要算胡重义、罗梓舟、官联升等。他们得力于同盟会党人李贞白、周子庄、赖得芝等帮助，意志更为坚决，故尝与赵尔丰派出来剿杀的军队苦战。赵尔丰为加强其统治力量，复以巡防军统领陈周礼兼任叙州府知府。

叙州府位居川南，在金沙江与岷江交会处，是川滇两省来往进出的门户，对革命关系极为重要。当成都、重庆都已独立，并建立了军政府的时候，叙州府尚为陈周礼和反动最力的宜宾县知县孙养方所盘踞。陈、孙各拥有巡防军、保安队千余人，所持的都是五子快枪，死心踏地的遵奉赵尔丰的命令，为清廷当鹰犬，效忠守土，抵死和同志军顽抗。其时经同盟会党人李贞白、周子庄、郑亮成、赖烈声、赖得芝、曾骏声等策动来围攻叙城的同志军有胡重义、罗梓舟、官联升、金履成、曾云阶等，号称十四标统，约二万余人，分住叙府城外，围牛喜场、思波溪、安边、柏树溪一带。同志军人数虽多，士气虽壮，而武器古老（大半是明火枪），快枪很少，又由于同志军来自各州县，临时结合，缺少统一指挥，缺乏军事训练，因此叙城久攻不下。重庆、成都两军政府建立之初，万端待理，还来不及派兵援助，同志军遂陷于僵持局面，存在着崩溃星散的危机。

党人李贞白、周子庄等鉴于同志军处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拿出权宜办法来解决，就是以都督位置给与陈周礼，以宜宾县长位置给与孙养方，来换取叙州府的独立。于是首先向同志军标统胡重义、罗梓舟、官联升等商得同意后，再通过叙城绅商学各界人士肖玉田、侯志愚等向陈周礼、孙养芳晓以利害。大致是说：成都、重庆都已独立，赵尔丰已交出军政权，行将进藏任原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满清气运已终，莫能挽

回。滇军已到川滇交界之老鸦滩，成、渝两军政府的军队已出发在途，区区叙州府孤城，二、三千名巡防军、保安队何能抵御？同志军各标统和叙城绅商学各界人士为了福利国家和保卫地方安宁秩序起见，决心立即宣布独立，建立川南军政府，并推你任都督。你如不允，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地方因受糜烂，而你的身家恐也难幸免云云。

陈年近七十，世故甚深，初甚疑惧不信。继经李、周等一再恳切与谈，他又经过数日考虑，始行决定。孙养芳为人性情顽固，他坚决表示不愿任宜宾县长，要求保护出境。直到十二月五日，叙州府始宣布独立，建立川南军政府，推旧叙州府知府陈周礼为都督。军政府机关设在学院街审判厅内，内部设军政、参谋、财政、民政、外交、教育、司法各部，分部分科办公。并立即着手编制同志军。以四川兵工厂所造的毛瑟枪数字为标准，收编成军。明火枪淘汰归地方办团，保卫地方。

滇军入据川南

云南省于辛亥年十一月宣布独立，建立云南军政府，是年十二月以韩国尧为总司令，率领谢汝翼、李洪祥、张开儒三个梯团，借名援川，侵入川境。

当谢汝翼到叙城，见叙城已宣布独立，建立了川南军政府，要用兵攻击，苦无借口，且尚未了解地方情形和兵力强弱，故未敢轻动。乃召集川南军政府全体职员和驻叙同志军胡重义等十四标统与叙城绅商学各界人士开大会，谢当众宣言：他是率滇军北伐，道经叙城是借路过此休息数日便开拔，决不干涉地方事务，地方事务由地方政府主持云云。言词恳切，川南军政府职员及同志军胡重义等十四标统和叙城绅商学各界人士，都被他麻痹，深信不疑，毫未戒备。

不料十二月二十一夜半，滇军突分道向叙城外真武山、翠屏山、吊黄楼、吹火山、三官楼等处同志军的驻地进攻，声言同志军是匪，他是为地方清除匪患，与人民无干，不必惊疑云云，出布告晓谕地方人民。当夜步枪声、机关枪声、大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霄，直到次日午后始渐平息。击溃同志军标统胡重义等部二万余人，同志军标统官联升被击毙，川南军政府军政部长刘履阶被捕杀，拘禁了川南军政府参谋长曾骏声，都督陈周礼逃走。谢遂委其梯团部书记彭和叔为宜宾县知事，叙城各税收机关都分别委人接管，并封闭了川南军政府。自是，叙城的军、民、财政权，尽归谢汝翼一人掌握了。

谢汝翼侵占了叙城，心犹不足，于是更进一步派兵两路，一路溯岷江西上，进占犍

为五通桥、乐山、牛华溪盐场。另一路渡岷江而北，进占富顺、自流井、荣县贡井盐场。盐场既被其占领，盐款自归其掌握了。

李鸿祥、张开儒两梯团侵入泸州后，其行动与谢汝翼在叙府比较，有过之无不及。他们打垮了泸州的川南军政府夺取其军民财政权，自由委任大小官吏，任意搜刮公私财款。尤其毒辣的是，派黄毓成支队的马营，到合江提取盐款，不意为泸州川南军政府的川南总司令黄方从捷径先入合江取走，马营追杀黄方于合泸道上，夺走盐款。当时滇军，凡兵力所到之地，即认为是它的征服地，肆行其威力，为所欲为，人民被其蹂躏，地方受其骚扰。

成都军政府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滇军初据自贡五通桥时，即派出川军彭光烈、孙兆鸾两师向川南滇军驻地警戒，曾经几次局部冲突，滇军都未取得胜利，故滇军已悉川军力量不弱，同时他们对地方人民的怨声载道也有所觉察，因而不仅企图西上取成都的野心顿然消失，即在川南能否长久驻下去，也不免大费筹思。于是滇军将领才有在泸州的集会，决议由支队长黄毓成电重庆军政府邀请但懋辛到泸州协商北伐事宜。一九一二年二月三十日，但懋辛到泸州，适接黄兴来电，谓清帝退位，撤消北伐，于是北伐议题改为滇军撤退议题。会议结果，滇军承认撤回滇省，并承认杀害黄方的错误，举行追悼会，致送黄方家属治丧费二千元，由重庆军政府送滇军开拔费银三十万两。一九一二年春末，滇军始陆续撤回滇省。

（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

“护国军”叙府之战

金 汉 鼎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四日，第一梯团全部到达盐津（旧老鸦滩）。十五日到普洱渡，据函告燕子坡一带已有敌军扼守，梯团就连夜赶做各项战斗准备。十六日天明，第一支队为前卫先发，后队继之。未几，战斗开始，敌正规军一营，另有朱登武的巡防军两营，共约八、九百人。我军长于山地战，一发动就如疾风扫落叶，敌军望风奔溃，借密林掩护四散逃窜。我军追逐数十里，毙伤敌数十人，获步枪九支，我军士兵三人受轻伤。当晚，梯团在凤凰坳警戒宿营。

十七日拂晓，护国军前进过捧印村，无敌踪。第一支队进至黄桷铺，前方与敌发生冲突。第二支队先头进入黄桷铺，受到敌炮猛烈的轰击。于是，全部展开投入战场。敌伍祥祺旅据险扼守，机炮齐发，烟尘蔽天，黄土飞扬。护国军攀登峭壁悬崖，俯击敌人，越山越岭，紧紧追击。敌军层层设防，只是处处挨打，惊谓飞将军从天而降。战至日暮，敌军炮声全息。护国军料敌逃跑，就发起全线冲锋，冲入横江场。敌军在慌乱逃窜中，把载有军火的船只触在滩石上不能动，被护国军俘获。上有大炮一门，重机枪二挺，炮弹十二箱，枪弹四十余箱，步枪五十多支。毙伤敌官兵百多人。护国军伤亡三十余人，其中司号长一人，号兵二人，创口的衣服被烧焦，显然是靠近敌人，不辨敌我，致被敌人枪杀；护国军失马枪三支，钢枪三支。

十八日，护国军决定以第一支队沿横江去攻安边正面，牵制敌人；第二支队于即日渡过横江对岸宿营，于十九日早上三时出发，绕道楼东，渡过金沙江，直攻安边敌军之背，是攻敌主力。部队即按计划进行。由于支队领导人缺乏经验，事前不曾派人到对岸侦察宿营地情况；而横江水流湍激，过渡极慢，待至全队人马机炮渡完，天已黑尽，寥寥几家单舍，无法解决食宿，只得饿肚露营。

十九日三时出发，人困马乏，频闻跌跤之声。九时到楼东，得只能载十余人的小船两只横渡。幸喜没有敌军防守，安全渡过全队人马。急进至安边附近，日渐西偏，杨蔡支队长想把安边敌人一网打尽，自率林桂清营直趋安边下游，阻敌东逃叙府归路；刘云峰

(梯团长)率田钟谷第一营和机炮连俯击安边敌巢。因彼此缺联系,杨部进安边时,第一营全不知道。天已昏暗,先头进入场口,得知场内全是敌人,乃退回后山严密警戒。晚上九时,困乏的人们都坐在地下打瞌睡,突然闻场内喊杀,继之是密密枪声,喊杀声越来越近。一些睡熟的人被惊醒,爬起来盲目乱跑,无法制止。忽然甘蔗林中农民避风草棚起火燃烧,红光四射,照出彼此所戴军帽同是红边,才知是自家人。一场自扰,把第一营少尉排长廖立帜和士兵三人打死,另三人受伤。乃另行配备警戒,规定口令,大家在疲倦中又转入睡乡。到了深夜三时许,突闻北方人口音讲话,并有吵骂打耳光声音,接着是三八式步枪声。于是喊杀声复起。田钟谷在睡梦中从麦田里惊起,盲目乱奔,左手中指被击着,下衣跑落,用手去拉,染得满裤是血。天明搜索战场,在地上捡得二百发手提式子弹箱二十余个。其他一无所见。张效巡率一排人搜索江边,发现从屏山方向开来敌船五只,立即截击。上有营长戴鸿一员,士兵二十余人,司号长一人,满载军用物资。敌营长反抗,被击毙于江中,其余士兵物资,全被俘获。梯团长整理队伍,查知营长林桂清、付营长万人表失踪,上尉副官蒋德茂被吓呆了,不能说话。下午,连以上军官会议,决定乘胜向叙府追击前进。

二十一日拂晓,第一支队为前卫先发,杨葵支队长同行。刘云峰率第二支队为本队继进。午后三时,本队到达柏树溪,得邓泰中报告,知敌军弃叙奔向自流井,城内各界代表欢迎护国军入城。为减少扰烦,只梯团长赴叙,部队在柏树溪宿营。

二十二日,第二支队进驻叙府。

未几,袁军分四路来夺取叙府。

二十八日,第一支队与敌军战于宗场,因敌众我寡,成相持之局。二十九日,增兵驰援,激战至三十一日,得人民在敌后四处放枪支援。护国军突击队潜至敌后袭击炮兵阵地,正面乘势大举进攻。敌军腹背受击,顿时陷于混乱,纷纷向后逃窜,被击毙、击伤和坠岩死者不计其数。计获大炮两门、骡马五匹,抬夫十余人,步枪九十多支,炮弹十九发,子弹四百余发。护国军死伤七十余人,有一下士在与敌人争炮时被击伤,至死仍抱炮身,不肯释手。

同日,冯玉祥旅自南溪向叙进攻,与田钟谷营战于白沙场。激战至午后二时,田营被困,第三连连长周勉潜逃。田镇定指挥,予敌人以重大杀伤;终因无援,突围得免。宗场护国军奉命驰援,至白塔寺已入夜,露天宿营,寒气袭人,官兵冷得发抖。

二月一日天明,护国军向敌搜索前进,战斗展开。刘云峰指挥炮兵压制敌军火力,

掩护步兵前进。未几，敌炮反击，炮位顶上开花，黄烟过去，官兵四人受轻伤，刘大衣下摆被击穿一洞。护国军大炮迅即推入隐蔽地方，选新阵地还击。数发炮弹将敌炮炸毁（据悉，炸毁一未满月的新婚炮兵连长）。这时，护国军第一支队也加入战斗，向敌两翼进攻。激战三小时，见敌军辎重向后移动，护国军发动猛攻，继之以冲锋肉搏，敌军败退，护国军追至挂弓山以东，夺回昨日田营失去的炮身，缴获战利品不少。发现田营阵地上，第三连排长三人，司务长一人，号长二人，士兵五十多人战死阵地上，每人身旁遗下一堆子弹壳，衣扣、绑腿、领扣整齐如生。目睹者无不肃然起敬，情绪激昂，增长同仇敌忾之心。这次战役毙伤冯旅二百多人，俘九人，获步枪四十多支，骡马五匹，子弹一万多发。护国军伤亡九十余人。

横江、宗场、白沙场的三次剧烈战斗，敌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装备上、供应上都不弱于护国军，作战技术上也称得上能手，但一交锋，敌军就被动挨打，其道理十分明显：一，非正义之战，名分不正；二，违反民心，与全国人民为敌；三，军纪废弛，奸淫抢掠烧杀，四面树敌。护国军恰与之相反：是正义之战，士气高昂，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人民的帮助与支持，自动送弹药，护伤员，修桥筑路，供给饭食。如白沙战场，人民把伤员收容救护，藏械援具，躲过敌兵；叙府城郊老妇，整衣备礼，上翠屏、真武、半边等寺庙，敬香叩禱，祈请滇军打胜。爱护民主，反对帝制的真诚，令人敬服。

未几，敌军又从犍为、屏山分两路来攻叙府，屏山一路系朱登武巡防军十二营，约二千人；犍为一路系陈宦部一团和炮兵一营，川军两营，共两千数百人。护国军以少数兵力将朱登武的乌合之众驱逐远遁后，以全力在距城三十余里的牛屎埡（今喜捷）迎击敌人，战事甚为激烈。隆隆枪炮声，城内清晰可闻。次日晚，敌军已被击溃，向犍为和自流井逃窜，死伤甚多，遗下军用物资大小七十余船，内有大炮两门、机枪三挺、子弹四十余箱、医药品十几大箱。护国军伤亡四十余人。叙府人民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备酒肉、糖果、蔬菜、皮蛋犒劳滇军，军民深厚情谊，令人永铭不忘。

之后，战场向东移战南溪、纳溪、泸州，叙府驻军减少。三月二日，先是第一支队撤出叙城。冯玉祥乘机举全旅向叙进犯。刘云峰、邓泰中、杨藎在崔锅山指挥田钟谷营和谭兆福的炮兵连奋力抗击，激战竟日，给冯旅很大的杀伤。护国军弹尽无援，寡不敌众，于薄暮时安全撤离叙府。护国军在宜宾之战乃绝。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中《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一文。）

宜宾的护国之役

熊瑞文

宜宾为川南重镇，又系川滇门户。护国之役，宜宾首当其冲，一九一六年一月，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松坡）率两军进兵四川，由刘云峰梯团团长率邓太中、杨蓁两个支队攻取宜宾。其时，防守宜宾为北军伍祥桢旅和汉军（巡防军）统领朱登五。经过五日五夜的激战，护国军攻克了叙府（宜宾）城。

一星期后，北军增援了冯玉祥旅和陈宦（时任四川省督军）的警卫团及川军数营，连同原退出叙府的败兵，分四路反攻叙府。经过九日夜的激战，几路北军均被护国军击退。

又二十余日，防守叙府的护国军刘云峰梯团所属金汉鼎部奉命兼率另一个营增援纳溪。冯、伍两旅侦知叙府守军减少，即举全力反攻叙府。护国军不支，退走犇江。北军又进驻叙府城。

三个月后，冯玉祥派其参谋张之江为代表，赴大洲驿，向蔡锷通款，愿与护国军合作。至此，护国军左翼军总司令罗佩金率部进驻叙府城，冯玉祥旅驻资、简一带。

在这一战役中，交战各军几战几出宜宾县城，所有粮饷差役和补给都要摊派，使得地方人民不堪其扰。特别是北军部队一进城就闯入民房，以搜捕敌人名为名，到处翻箱倒柜，见有金银财物，就任意掠去，老百姓莫可如何。一个突出的事件：在冯玉祥旅反攻得手的第三天，就把一个曾在护国军入城时致过一度欢迎词的李弼臣抓去杀了。李是宜宾一个富商李伯衡的儿子。他组织有一个唱川戏的“钩字科班”，在护国军进城后，演唱了几则欢迎戏，据说这件事也大大地触怒了冯玉祥。

北军反攻入城后，盘踞叙府人约三个月时间，一些士兵（也有官）到处找“花姑娘”，他们窜入小巷，逢人便问，有的甚至闯进人家内室，演出不少丑剧。当时叙府城的妇女见了他们，畏之如虎。

北军反攻入城时已半夜过后，护国军撤退不及的都遭惨杀。据悉北军当夜在城内外搜捕，有一百多人被杀死，特别是遇云南口音者更是杀无赦。护国军雇的伙役大多因负担重